

雷峰塔藏经砖

◆ 王金声

随手丢哪儿了。

今年八月，“千年重光——吴越刻雷峰塔藏经特展”在朵云艺术馆举行，曾由吴湖帆供养、经陈曾寿、沈尹默、叶恭绰、夏敬观等名贤题跋的千岁经卷《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》，首次进入公众的视野，这才让我想起自己有套经砖的拓片。

九十年前，即1924年9月25日（农历八月廿七日）午后二时，守望西子湖千年的老衲雷峰塔顶上突然冒出数尺高的烟尘，惊鸟四散纷飞，一声巨响过后轰然倒塌，塔身荡然无存，剩下一堆残砖土阜，杭城民众盛传塔砖能辟邪驱病、有宜男利蚕的功效，纷至沓来，在废墟中翻捡残砖，并在部分带孔砖中意外发现秘藏经卷，可绝大多数早已霉烂，完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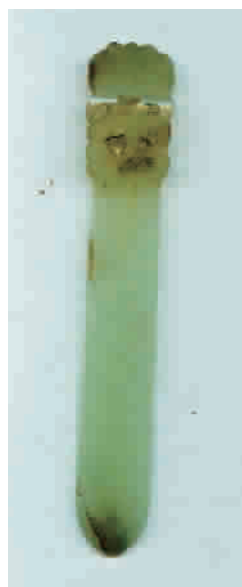
者寥寥，故得者无多，流传至今更是屈指可数。尽管有人声称目睹了雷峰塔倾圮的全过程，终不及刻在砖上的文献来得重要可靠，这里要提一个人，他叫姚允中，浙江永康人，虽然对其生平知之甚少，但正是他自塔圮之日起，连续三天来到遗址，终于觅得一块完整的有孔之砖，欣喜之余回家后立即在砖上刻下了“塔影图”和《雷峰塔坍塌古砖记》：“雷峰塔在南屏山麓，亦名‘黄妃塔’，为吴越王妃黄氏所建，居西湖十景之一，每当夕阳返照，塔影横空，故有‘雷峰夕照’之名，从来游士志胜，书不尽载。乃忽于民国第一甲子八月廿七日下午二时无端倾圮，噫！千年古迹竟成碎土，湖山减色，感慨沧桑。余爰至其旧址，检拾是砖（旁有一洞即藏经处），追摹塔影，撰刻数言，以资遗识。民国第一甲子八月三十日。”而此时仅为塔圮后的第三天。两年后姚允中又将此砖琢为鱼龙砚，一侧再镌雷峰塔、苏堤、断桥数景并记：“昔吴

越国王钱俶建塔于雷峰，至民国甲子年八月倾圮，发现经砖中有孔实难多得，三至塔址始获是砖，携归刊记，并琢龙砚以供文房之用。丙寅春三月，永康姚允中。”

数十年后是砖归云间收藏家朱孔阳所得，并加刻了篆书“西湖雷峰塔藏经古砖”，砖孔处再刊：“雷峰塔藏经之孔，云间朱孔阳识，年方八十三。”令人欣喜的是，在雷峰塔坍塌九十周年之际，朱孔阳的后人秉承父志，向杭州博物馆捐献了这件珍贵的“雷峰塔经砖鱼龙砚”，雷峰塔经砖自公元975年烧造起，历经千年终又回到自己的故土。

晚饭后来到露台，极目远眺，千里流光，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阵阵香气，寂静的心终于被广场舞大妈的喧嚣所打乱，忽听近处又传来一曲“新白娘子传奇”的歌声，虽是浅唱轻吟倒也声声入耳：“千年等一回，等一回啊，千年等一回，我无悔啊……”

儿时乘凉听祖母讲《白蛇传》，知道白娘子为寻夫来到金山寺，跟法海和尚讨要许仙，结果水漫金山也没斗胜法海，反被收进钵中压在雷峰塔下。后来在中学课文里读到“论雷峰塔的倒掉”，又知道鲁迅小时候总希望雷峰塔倒掉，而且真的彻底倒掉了，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对雷峰塔始终没了好感，以至后来得了一套雷峰塔经砖拓片也不知



识得书拔真面目

◆ 李晋

那日去跳蚤市场闲逛，见有一老者摆摊售卖碗碟、书报之类的杂物，上前打探，老者告知旧屋拆迁，便把闲置物品拿来出售。在向老者购买了两只青花小碟后，老者兴致颇高，从怀中掏出一个纸包递给我，说还有个好东西呢。我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根玉簪，很“开门”的老货。我一问价，价不算贵，就向老者买下了玉簪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遇到了玩杂件的藏友老杨，闲聊中他问我有何收获，于是我拿出玉簪给他欣赏，他拿在手中端详片刻后，告诉我，物件从形制和长度观测，应是清中晚期青白玉书拔，因为簪子的尺寸还会更长些。见我一脸不解，老杨笑着对我说，抽空整个资料发条微信，届时你关注一下。

看了老杨的微信后，我茅塞顿开，得知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古人有敬惜字纸的习俗，对书籍尤为爱护，担心翻书会在书页上留下汗渍和指纹，继而影响书的寿命，故发明了书拔。书拔的使用与古籍的书页特点有关，古籍书页是由棉连纸、麻纸、宣纸等对折而成，中间为空，使用时，可将书拔置入其中翻动，同时，书拔还能起到书签和镇纸的双重作用。传世的书拔以清代、民国制品为多，有竹、木、银、铜、玉、翡翠、象牙等材质，书拔上往往还会以雕镂、镶嵌等方式装饰精美图文，可谓是融实用性于鉴赏性为一体的文房用品。

我得到的这件书拔制作年代约在清代中晚期，长、宽分别在11.4厘米、1.55厘米左右，取材为和田青白玉山料，质地温润莹亮，周边起线流畅，整体打磨精细，表层泛有柔和玻璃光泽。书拔尾部虽有绺裂，但无伤大碍。书拔端首下侧镂空雕有灵芝纹，灵芝相传是炎帝幼女瑶姬的化身，在传统文化有长寿、吉祥、如意等象征。镂空灵芝上首翘头部分为如意头式样，平面上浅刻有荷叶图案，荷叶品性高洁，有和谐美好的寓意，对古代士子而言，按其谐音，荷叶又寓意一夜成名。手持吉祥书拔，眼观经典著述，此番意境，文雅至极，在“志在书中”的科举年代，或许这枚书拔也曾给使用者带来过仕途上的好运吧。

从我查询的拍卖记录来看，书拔特别是玉质书拔近年来行情红火，2008年江苏爱涛新春拍卖会上，一件清代白玉书拔以9900元价格拍出；在2011年北京东正秋拍上，一件清乾隆碧玉嵌宝书拔又以69000元成交；到了今年北京瀚海春拍上，一件清代白玉宝剑书拔以55200元价格被买家收入囊中。对比这些数据，我所买的这件书拔算是“捡漏价”了。

情景合一

◆ 王人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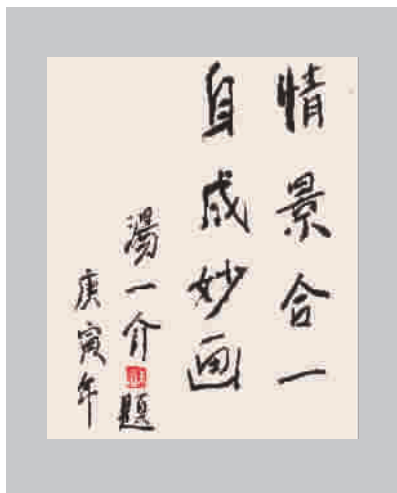
人有爱好，生活就会充满乐趣。老友孙鸣一，善书画，好收藏，家中宝贝无数。我有空喜欢到他家坐坐，看看他的藏品，也能享享眼福，增加点学识。他主藏瓷器，那些珍宝我能随意把玩，他任我所为，相谈甚欢。

一日，我到他家，见他一脸迷惘，便奇怪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他告诉我国学大师汤一介老先生走了，汤老是他平生最为敬重的老师和朋友，汤老生前也视

他为知己。多年前，孙鸣一在北京拜访朋友们，在他们的鼓动下，决定将自己的作品集成一本画册。季羨林和汤一介两位老先生更是给予了热情的鼓励，季老当即为他题写了书名，还建议他出一册藏品集，说好东西“藏在深闺无人识”，那些瓷器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文化史，将“孙鸣一藏品”书名也一并题好了。带着一分感动，鸣一又到了汤老家中，汤老闻之也很高兴，并祝他

出版成功，汤老表示原本想为画册写点什么，但年龄大了，身体不好，事情又多，便为画册题词道贺。

鸣一道，如今老人竟已离世，怎不教人难过。我劝道，生死是自然规律，但老人的品格和学养是永存的，是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。你有缘结识他们是你的福分。汤老的字“情景合一，自然妙画”是对你的肯定，老先生是不随便夸人的，这是你的珍宝啊。



贺卡

◆ 张洋



进书房一看，原来是母亲在整理东西，我便开口道：怎么又在整理东西，不是不久前才整理过？母亲说：十一月份了，她的一位师兄钱行健先生，三年前也是这个时间去世的，想到当年在父亲江寒汀门下学画的弟子有些都离世了，心中十分思念。便翻看一些当年所赠的东西，回忆一些往事。我便陪着母亲一起翻看，看到有好多张卡片，母亲拿起

一张画着鹰的卡片给我，说她的大师兄乔木先生以前也画过一幅鹰给你，这张钱行健先生画的贺卡也送给你吧。我便说，这个怎么不像贺卡，更像一幅画得比较小的画呢？母亲说当年和现在不一样，贺卡都是自己画的。母亲告诉我，这张贺卡是当年钱行健先生来家里看她，当时她正好拿了一些贺卡准备画了送人，钱行健先生便问她也拿了些空白的贺卡画了几张，画好后叫母亲选一张，说是回去之后寄给母亲，母亲说

现在给我就行了，回去再寄这不是浪费钱嘛。所以钱行健先生就在旁边写上：圣行师妹大教，行健画于荻舫。母亲还开玩笑说这与这位师兄感情也是很好，生前她称钱行健先生一声老哥，他称她为老妹。听着母亲回忆她师兄的一些往事时，好像钱行健先生还健在的样子，我心中也不禁为之感动。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老一辈的画家们一个个逐渐地离世了，但他们一辈子为艺术所作出的贡献，是值得我们后辈去学习、敬仰的。也希望健在的老一辈画家，保重身体，继续指引带领下一代走出一条不平凡的艺术道路。

“珠山八友”邓碧珊瓷绘笔洗

◆ 许云琴

中国瓷器历来是世界各地收藏家们热衷的收藏对象。由于瓷器易碎，尽管历代生产的瓷器数量很大，但清代以前可供收藏的瓷器尤其是官窑瓷器也很难见到了。当前明清官窑瓷器继续保持升温的趋势，“珠山八友”的瓷器也逐渐被瓷器的收藏家们看好。

江西景德镇境内“珠山”这座小山丘，自元代设立“浮梁瓷局”和明代初期设立御窑瓷厂以来，那里聚集大批制瓷的能工巧匠，为皇族与达官贵人烧制出难以计数的名瓷精品。自晚清末代皇帝溥仪退位，这个统治中国瓷业生产达700余年之久的“瓷都帝国”也日暮西沉。清朝统治结束，封建桎梏的离析，陶瓷在创作思想上获得解放。清末

民国初期，珠山以王琦、王大凡、汪野亭、程意亭、邓碧珊、刘雨岑、徐仲南、田鹤仙、毕伯涛、何许人等瓷界精英聚会结社形成了“珠山八友”，他们烧瓷冲破了御窑的清规戒律，把文人崇尚的自由精神融汇进瓷绘艺术中去，将西洋秀光线、明暗等表现手法融合到词汇中去，独树一帜，开创了景德镇彩绘瓷器的新局面。

笔洗是供书画家清洗毛笔的瓷器。我收藏的这件瓷笔洗，是“珠山八友”中的绘瓷大家邓碧珊（1874—1930）画的。他是清末秀才，父亲以打铁为生，从小生活在鄱阳湖上。少年时代跟随父亲下湖捕捞，对鱼儿习性观察细致。1931年，邓来到景德镇以字画为业。他绘瓷

擅长粉彩鱼藻图，技法颇受日本绘画影响，所绘鱼藻形象生动，笔调细腻，情趣高雅，他的书法修养也甚精深，颇受同行绘瓷艺人的尊重。

笔者所收藏的邓氏双鱼纹笔洗，为邓碧珊1928年（戊辰）即民国十七年的作品，他逝世前二年所绘，当时邓碧珊五十岁。常见邓氏画藻纹多为鲤鱼，此笔洗为金鱼，在邓的鱼藻作品中尚为珍稀。“双鱼”为“三余”的同音，有寓意：三国时魏人董遇常教导学生利用“三余”时间读书，谓“冬者岁之余，夜者日之余，阴雨者时之余。”此笔洗绘了三尾金鱼，勉励学人惜时奋学，绘者用心颇为良苦。

时下，“珠山八友”的瓷器艺术

